

雨中看

追寻与思考永远没有尽头，
除非生命终止，
这或许就是人生的真谛。

生命不曾辉煌，
生活使人顿悟。



王松策 著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雨中看伞

王松策 著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雨中看伞

著 者:王松策

责任编辑:郭美英

封面设计:李宇师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

(中国·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:130022)

印 刷:北京市朝教印刷厂

开 本:850mm×1168mm 1/32

印 张:7.5

标准书号:ISBN 7-206-02350-9/I·138

版 次:2005 年 7 月第 2 版

印 次: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000 册

定 价:24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序



若不是妈妈曾得过一场病，若不是那场病患是眼疾，这本散文集恐怕还不会这么早和大家见面。这是妈妈在向病魔挑战，在和时间赛跑。

但当她将一摞手稿递到我手上时，我却怔怔地——原来妈妈让我为她的书作序。接过这厚厚的手稿，只觉得沉甸甸的，我深知这里面渗透着妈妈辛勤的劳作和汗水。

妈妈一直从事地质工作，专业性极强，这与文学创作相去甚远，可她却不知为何对写作情有独钟。也许是缘于不惑的年龄和丰富的阅历，也许是天生就有写作的天赋，多年来妈妈选择了笔来宣泄心中的情感。写对不惑人生的感悟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，写我，写爸爸，写亲情写经历，写她身边发生的能给人以教诲和启迪的小事小情。



雨中看伞

妈妈没有固定的写作空间，只有在我上学后，她才来用我的书桌。而多数时候则更为简陋，当偶发灵感文思泉涌时，她会不假思索地找一块儿硬木板垫在膝上，或干脆趴在床上一挥而就。钢笔也不是什么“英雄”、“派克”，那支笔还是她上中学时用过的，只值几角钱。——就是在这样的书桌上，妈妈用她那几毛钱的笔写出了一行行优美的文字，一篇篇清秀的小文。仿佛只有这文字，这小文才是妈妈的最爱，而那桌那笔只不过是工具而已。

本书中的短文几乎都是近几年来妈妈在报刊上发表过的。其实，她最早的写作是从给报刊投稿开始的。妈妈的投中率极高，只要能及时邮寄出去，要不了几天就会见到妈妈的名字。每每有“豆腐块儿”登于报端，便是我们一家人最高兴的时候。爸爸定会准备一桌丰盛的家宴，然后全家共同举杯庆贺。这时，成功的喜悦像一朵盛开的鲜花绽放在妈妈的脸庞。我们全家沉浸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。

妈妈极喜欢读报纸看杂志。一篇小文就能激发她创作的灵感，一行短句就能牵出一篇短文的脉络。当然，不一定每一篇稿子都想公诸于众，有一些是写给自己看或是写给友人读的，这一部分妈妈视其为精华。

序

在我看来，发表出来的很浅很淡，写给自己的很深很浓。我经常发现妈妈每有闲暇，都会首先翻看不曾发表的文章，让自己沉醉其中。

日子一久，爸妈的同事和亲朋好友都知道了妈妈擅长写作，同学们也都羡慕我有一个能文善墨的文学母亲。他们常称呼妈妈为“才女”、“文人”，我和爸爸听了心里总是美滋滋的。

也许母女之间的心灵最容易沟通，也许是出于妈妈对我的信任，我从来都是她作品的第一读者，她的初稿几乎都是我最先过目。每当有一篇新的小文诞生，她总是在我放学之前置于我的桌案上，我也就大大方方地捧起来读，与其说是拜读，倒不如说是审视。我会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地细细看过，然后大笔一挥，毫不客气地指出哪个词语用的不对，哪处标点用的不妥。当然这种情况不多，因为我的文学水平还远不及妈妈。拿到被我修改了的文章，妈妈每次都如获至宝，字斟句酌反复推敲，直至认为满意为止。有时我和妈妈会为一个字而争得不可开交，或是为一处标点吵得面红耳赤，但最后当我们达成共识后，都会心有灵犀，那种感觉真是妙极了。这时的我们不再仅仅是母女，更是能够推心置腹的朋友。或许正是我有女儿和朋友这样的



雨中看伞

双重身份，妈妈才会让我做她文章的第一读者，甚至这本书也要我作序。

后来妈妈病了，而且病得很重，虽说当时治疗及时，现正在康复阶段，但险些失明的眼睛使她更加珍惜眼前的一切，珍惜手中的笔。尽管身体状况大不如从前，可妈妈仍然痴迷着她的文学梦。写出的文章更加成熟更有深度。曾多少次在病榻上看到自己的名字见于报端，自己的文章发表于头题，一向坚强的妈妈几度落泪。这是欣慰的泪高兴的泪。当然这里面也饱含着无尽的酸楚和悲怆，我理解妈妈，我为有这样的妈妈感到骄傲和自豪。

父母的感情一向很好。妈妈总是说爸爸是她的另一半，说爸爸是散文，她总是喜欢“品味散文”。爸爸虽说对文学不太感兴趣，但对妈妈的写作却是百分之百的支持。我一直坚信爸妈都深爱着对方。爸爸为病中的妈妈忙这忙那，又为这本书能够及早出版跑前跑后。出于对爸爸浓浓的爱意和深深的情感，妈妈总是喜欢在作品里讲述他们之间的至情至爱。仅在这本书里以爸爸为内容的短文就有很多篇，足以让我这个做女儿的嫉妒一番了。

如今，妈妈的书终于和大家见面了，我无法表达此

序

时此刻的心情。也许我还不能诠释妈妈每一篇作品的深刻内涵，亦不曾作过序，但以上皆出自女儿对妈妈的理解和关爱。

诚然，这本书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，比起那些大手笔大制作更是十分可怜，可病中的妈妈能够如愿已实属不易了。

希望妈妈在今后的写作道路上，披荆斩棘一路扬帆。并祝福妈妈身体健康快乐永远！

滕竹

（作序者为作者的女儿）





心中的风景 /1

常有误会 /2

平生第一次 /5

书缘 /7

没钱也潇洒 /9

遭遇尴尬 /11

我的坐骑 /14

渴望诚实 /16

细节 /18

有啥别有病 /20

没啥别没钱 /22

合作美满 /24

曾为人师 /26

文缘 /28

珍惜的过失 /30



经历 /32
盼望春天 /34
抽屉里的故事 /36
踩小人 /39
意境 /41
一半欢喜一半忧 /44
眼睛 /47
希望在前 /49
在家呆着 /52
幸福跟着感觉走 /54
中年感怀 /56
好好活着 /59

别样的生活 /62

南湖赏荷 /63
山野情趣 /65
平平常常才是真 /67
同一种精神 /69
延边行 /71
梦想书房 /73
心有余悸 /74
巾幗竞风流 /76

目 录

飞来的欢乐 /78
善待生命 /80
不可等同 /82
绿叶情结 /84
不懂足球 /86
走近音乐 /88
家添新成员 /90
鱼趣 /92
看报个中味 /94
再不养活物 /96
雨中看伞 /98
乐在休闲笔耕中 /100
又见山菊花 /102
美丽和魅力 /104
遥想富士山 /106
蒲公英花开 /108
听想街声 /109
新年絮语 /111
我读杂志 /112
美食“婆婆丁” /114
这也是生活 /116





珍藏的记忆/118

结识新朋友 /119

老爸的礼物 /121

初识冬梅 /124

好福气 /126

焖高粱米饭 /128

雨中的朋友 /130

父母的电话 /133

一脸微笑 /135

有幸相识 /137

那年月 /140

不曾谋面的朋友 /142

BP 机联想 /144

想念七嫂 /146

约会长春 /149

祝福 /152

桥下夕阳 /154

长街的安慰 /156

排队 /158

柳哨声声 /160

饰品闲话 /162

山里红 /164

永远的港湾 / 166

心安即是家 / 167

我家小女初长成 / 169

期待 / 171

等着再受骗 / 173

女儿与奥运 / 175

小竹青青 / 178

来自远方 / 180

松子和竹子 / 182

三人世界 / 184

红色的鼓舞 / 187

品味散文 / 189

深情对你说 / 191

灿烂的康乃馨 / 193

爱在不言中 / 195

家中也有升学女 / 197

永远的情人 / 200

心灵的震撼 / 202

蓬荜增辉 / 204

有女儿真好 / 206

家的感觉 / 208

晚餐的风景 / 210



另类的联想(小小说)/213

卖冰棍儿 /214

诱惑 /216

月夜 /219

局长助理 /222

后记/225

心中的风景

——不经意间的一次次随心所欲，都会在心头犁开一道道深深的沟痕。





常有误会

我的名字原本不是这样的，只因有一个冷僻字在里边，为减少纠正解释的麻烦，高中一毕业，在未征得给我起名的老爸的同意下，擅自改用了现在的名字。音没变，只是换了个字，可这也生出了不少的误会和烦恼。

那年进城上学，报到登记后，辅导员老师翻看着名册，告之女生宿舍在四楼，门上都贴着名字。于是，有老乡帮忙抬行李，直奔了四楼，可看遍了所有寝室门上的名字，也没有我，再看一遍还是没有，只好又回到报到处找老师。老师翻看名册，手指点着名字盯着我问：“这是你吗？”我非常肯定地点点头，老师一拍脑袋笑起来：“我以为是个男生呢，就写在男寝室门上了。”说完又笑了，我也无可奈何地跟着笑了。到二楼一看，果然在男寝室的门上贴着我的名字。

后来同学们常拿这事开我的玩笑，可这能怪人家吗？谁让咱一个女孩儿家叫男人的名字呢。真不知当校长的老爸当年是咋想的，怎么给我起了个读这音的



名字。

十月怀胎，一朝分娩。那年临产去医院生女儿，疼得直冒汗的我递上了病志卡，大夫看看我，又瞧瞧我身边的丈夫，手指着病志上的名字，像是自语，又像是提醒我：“只要是独生子女，生孩子的医疗费单位是给报销的，用不着写别人的名字。”我的天，又搞错了。可腹痛叫我无力申辩。丈夫连忙解释，我才在大夫怀疑的目光下走进了分娩室。女儿出世了，我给她起了个极温婉优雅的女孩儿的名字。

其实，咱是一个普通人，用不着有一个讲究的名字。可我偏爱舞文弄墨，经常写点豆腐块儿大小的文章，时常和书刊报纸打交道，就免不了要亮出自己的名字，也就难免不生出许多的尴尬和无奈。

——电视台的记者打来电话谈改稿的事，只听电话那头的记者告诉身边的人，“是个女的”；去报社取获奖证书，发证的先生看看我，又看看证书上的名字，自言自语“原来是位女士呀”；站在党旗下宣誓，刚刚举起右拳极庄重地说出自己的名字，就听身后的同事小声唏嘘：一个娇小的女人，怎么叫个男人的名字！

丈夫建议改个名字吧，我说，已进不惑谈何容易，再说，现在社会上有一股改名热，咱可不赶这个潮，别